

王小聰一著

苦 草 心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草心 / 王小聪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5367 - 3899 - 7

I. 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702 号

责任编辑	晋存真
特邀校对	缪 伟
装帧设计	蒋 骅
责任印制	余尔昶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民族大厦五楼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3899 - 7/K · 1001

长篇小说（上部）

苦 草 心

内 容 介 绍

《苦草心》描写阿蹟幼年失去亲人走上流浪讨饭捡破烂的道路悲惨情景。他苦雨风霜颠沛流离，刘菊花一把火一碗饭救了他，感恩之情他记在心上刻在骨头缝里，刘菊花是他一生的力量和精神支柱。刘菊花身患绝症，他四处奔波想把刘菊花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病魔还是夺走了刘菊花，阿蹟悲痛万分。

被阿蹟救的人李照照、李翠萍一心跟阿蹟回老家发展种植业，改善山村落后面貌，阿蹟风风雨雨，由一个小花子成长为一个老板、领导干部。作品故事情节真实跌宕，让人爱不释手，荡气回肠。

雨龙村阿赧的父亲在广州郊区石场做工时被河南来的工友学开拖拉机翻车轧死在石场埂下，河南人见势不妙乘混乱跑了，工友们找当地派出所民警和石场老板要求处理和赔偿死者一切，可万万没有想到石场老板不但不负责，反而将死者王炳中的工钱扣下做火化费用，说死者王炳中不是在碎石和炸石中伤亡，而是被河南人学开车翻车砸死的。再说王炳中进石场没有办过任何合同和保险手续，他对此不负责任，责任在河南人。河南人没有登记过身份证，也不知道是河南哪里人，派出所民警也拿着难办，说等抓到河南人再作处理，当下派出所叫石场老板负责火化尸体通知家人。王炳中在广州心想苦钱，结果钱没有苦着命搭了进去。

雨龙村得知王炳中惨死的消息，阿赧奶奶李王氏当场昏死过去，母亲黄惠莲急得满地滚，几天不吃不喝，阿赧年少无知，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从小没有了爹。他哭哭啼啼地哭着闹着。王家不幸，王炳中在广州遇难，这对雨龙村来讲是极大的震动，王炳中死了，这家人的命运如何？黄惠莲能守寡吗，小的小、老的老，往后面面临着什么？人们不言而喻。果然，黄惠莲跟浙江人跑了，家里只剩下年老多病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和不懂事的阿赧相依为命。

阿赧家住在雨龙村南边的红土地上，周围是一片片红泥菜地，石缝中一片片菜和南瓜，两间低矮的瓦房和两间山草房，王炳中死了，黄惠莲跟弹棉花的浙江人走了，屋里从此失去了欢乐和朝气，变成了冷冷清清的空房，阿赧和奶奶李王氏天一黑就关门睡了。起初雨龙村人觉得阿赧家可怜，这家给点，那家拿点，李王氏摸着上山采点野菜掺着吃，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也就是阿赧八岁时奶奶摸着做饭不慎火烧着山草房，山草房火引起瓦房同

时燃烧，天干三月风助火威，一时间瓦房、草房化成一堆焦土残墙，这一下更急坏了李王氏，她寻死觅活，但在人们的劝说中想到孙子阿赧年幼又活了下来。雨龙村看着阿赧家奶孙俩没吃没住，特此同意阿赧奶孙俩搬进阴冷潮湿的羊厩房居住。雨龙村居住在大山中部，全村仅靠一些红泥山坡地和几个干塘子种粮度日，乡亲本来就穷得叮当响，要照顾阿赧家奶孙俩就更困难了。山民们穷，村上多次向上级反映阿赧家的困难，请求上面给予补助，可得到的回答是上面有上面的困难，要求村上自己解决，村长拿着难办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冷落下来。阿赧和奶奶在阴暗潮湿的羊厩房里饥一顿饱一顿，有时没有吃的强忍着饥饿的痛苦，阿赧不读书了，他背着大碗和一口铝锅开始讨饭的生涯。一天他从外村讨了半碗包谷面回家，路上捡了把黄萝卜。他高兴极了，急急忙忙赶回家，黄萝卜和包谷面焖了一锅，焖熟后他多铲了些面饭给奶奶吃，自己几乎全吃黄萝卜，饭后奶孙俩坐在火塘边，李王氏虽然眼睛瞎，但她什么都清楚，她想再不能拖累阿赧了。她要走了，摆脱人生的残酷现实，摆脱无穿无吃的痛苦，摆脱阿赧的挂念和担忧，于是她暗暗哭了一阵，心中苦水一阵阵往上涌，她回想一生奔波劳累，不觉抱头痛哭。她要走了，她要离开这个世界而痛心万分，她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阿赧，她叫醒倒在她怀里的阿赧说：“小阿赧呀，你命真苦，真不该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你父亲命丧他乡成了孤魂野鬼，你母亲狠心地跟外人跑了，”她说着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滚落，“王家就这样完了。唉，奶奶病多眼瞎实在无法抚养你，反而要你讨饭来给我吃，我不忍心哪！你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失去做人的基本环境，你命真苦呀！你命苦就如一棵苦草，苦草不分土地肥瘦，人不分环境条件，全靠自己如何与各种灾难风沙作拼搏，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就像红泥地上的苦草与干旱风沙作抗争才能活下来，也才能壮大开花结果呀。”她说一阵哭一阵，声音是那么惨然。阿赧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紧紧盯住

奶奶那暗淡灰色的老脸说：“奶奶，你不用哭，不要难难过，等我长大后苦着钱，一定请医生把你眼睛医好，让你看见光明，让你重新生活。”李王氏苦笑了声：“阿贻呀，那是来生的事，你的好心我全明白，你是那么天真，是那么纯洁无邪。唉，人活在世上真难熬，但有一点你要牢记，那就是人穷骨头要硬，人穷不能偷抢别人的东西，哪怕是饿死冻死，也不能夺取他人财产为自己一时舒服，人穷志不穷，穷是暂时的，总的说来，好人是有好报的。”阿贻静静听着奶奶每说的一句话，暗暗记在心里：“奶奶你不要再说了，有我阿贻不会饿死你的。”李王氏高兴地笑了笑：“我知道你的心事，奶奶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子感到王家有望，唉，世间艰难呀。另外，我告诉你，你大爹在临县工厂上班，这些年他处境也不好，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往后你去找他，也许有一线希望呀，可惜他的来信被火烧了，临县离这里有上百里路呀。”李王氏说着紧紧搂住阿贻的头说：“阿贻哪，你命苦，是棵苦命草，你要有苦草的精神，不论撒在那里都要活下来，王家就看你了。”说着眼泪无止境地往外流。她紧紧抱住阿贻，依依不舍地搂在胸口，搂在心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阿贻醒来一看奶奶不见了。他预感不好，立刻冲出门边跑边喊：“奶奶——你在哪里——”“奶奶——你在哪里——”阿贻的惊叫声在雨龙村上空久久回荡，这时雨龙村一些村民忙了起来。“阿贻，你奶奶咋个啦，你不用着急，慢慢找，会不会是去亲戚家了，我想可能又是去你爷爷坟山上哭去了。”阿贻一听忙回家一看那破提篮，那是奶奶每次上坟都带着的小提篮，阿贻这时进门一看小提篮还在，门口堆了一堆奶奶平时穿的那套破烂衣服。他深感奶奶出事了，于是他拼命的向后山跑去，他跑去一看，李王氏吊死在她丈夫坟后的弯腰树上。“啊！奶奶——”他悲惨地叫了声，忙过去一把抱住奶奶吊在空中的脚又哭又叫：“奶奶，你死得好惨呀！奶奶，你怎么丢下我不管呀！奶奶，我可怜的奶奶呀，你、你、你命怎么那么苦呀！你活着吃

不上口好饭，死了没一口棺木，我的奶奶，你真苦呀！我、我、我……”阿赧哭着哭着脖子硬了，他全身瘫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时村上几个上年纪的人来了，他们不言不语，心头都暗自难过，王家不幸灾难重重，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让这家人走上绝望的悲惨局面。几个老人长吁短叹，最后把李王氏从树上放下来用两床破草席埋了，阿赧在几个老人的劝说下慢慢向羊厩走去。好端端一个家庭转眼间两口棺材两条人命就完了，年仅八岁的阿赧从此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的关爱、失去了温暖、失去了进校上学的机会。他无依无靠，带着孤独和怨恨住在村上低矮潮湿的羊厩房里。雨龙村人深感阿赧孤独可怜给些照顾支持，东家一碗，西家一顿，堂叔王忠明（外号桥头丁）对阿赧特别关照，经常送温送暖，但时间长了，山村人家穷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阿赧慢慢被冷落下来过着无穿无吃的生活。这不，可怜的阿赧又无住房又无亲人的关照，他只有上山摘野果子啃生包谷洋芋，嚼树皮吃野菜度日，时间长了，雨龙村人以为阿赧死了。然而他没有死，而是拖着沉重的步子，带着悲伤和忧愁向着人生深渊，慢慢地、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向着远方的羊肠小道走去。他满目忧愁和泪花，眼前一片灰暗和险恶，开始人生讨饭路程。他这一去不知是死是活，他从雨龙村消失而去。然而他前面的路是那么艰辛，是那么凄凉和冷落，茫茫然然、飘飘缈缈。他身后丢下一串串痛苦和悲伤，丢下童年的一幕幕憧憬梦幻，丢下满山遍野的足迹和狂叫狂喊，震动人心的簌簌泪水声；丢下山里儿童昔日那种高兴和活泼无拘无束的说笑声和欢笑声，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大山那边走去，前面、后面都有着血迹斑斑的阴影和迷惘。阿赧呀，你为何那么凄惨呀，你拖着浮肿的脚，拎着破烂锅流入茫茫人海开始乞求流浪，流浪化缘。他上穿一件较长的黑衣服，下穿一条丝丝柳柳的大裤裆裤子，蓬头垢面，又脏又臭，黑乎乎的脸盘上泪痕斑斑，面色憔悴，两只大眼珠在黑眼眶中显得茶茶呆呆，黑黝黝的小腿上白条黑条花花柳柳，粗糙冒着血腥子的光脚丫叉里不

时流出一滴滴的鲜血。他邋邋遢遢，有人说他是疯子、神经病、痴呆子，有人说他是野人花子，其实他不疯不傻，而是生活所逼不得不流落街头巷尾、山村野外，化缘讨饭，讨饭化缘，过着茫然绝望的日子，过着非人的、乞求的生活，凄凄惨惨，好不让人心酸流泪呀；冷冷落落，好不让人同情感叹呀。啊，他，他是人吗？……

阿赧虽说身处困境，但他有一点就是不偷不抢，不随意摘人家一个果子瓜菜，听奶奶讲，人穷骨头要硬，你是一棵苦命草，虽说软弱但它筋骨是硬的，能经受一切风霜雪雨，傲然在天涯海角开花，结果。他哪怕饿死冻死也不能强人所难，这是阿赧心目中原则，也是心目中最平衡的宝贵心灵规范所在。奶奶告诉他，他有个大爷在临县铸造厂，叫王元理，阿赧决定去找大爷。可万万没有想到大爷的地址被大火烧了，尽管奶奶虚虚假假告诉他，他决心要亲自去一趟，也许是条生路，于是他背着一个麻蛇皮口袋，手提打狗棍开始讨饭长途。

阿赧流浪讨饭数月变得更加骨瘦如柴，他脸色惨白憔悴，两只小腿又红又肿。一天，他跑了几个山村讨了点点饭，用一个土锅在大山沟里捡柴煮吃，他美美地吃了后带上随身的麻袋、烂碗破锅往大山深沟里走去，他走着走着天黑了下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在大山沟里摸呀摸，眼前一黑：“啊！”摔下陡壁悬崖重重摔在石壁上。他手往小腿一摸，小腿被石块砸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啊，我的妈呀！”麻蛇皮口袋挂在树枝上，破碗烂锅滚出好远，“妈唉，我、我好疼呀！”他疼痛难忍，他紧咬牙关双手用力按住小腿，“我、我，好痛呀！”他咬了咬牙摸着从石崖上耸下来的树叶抓了几片包住伤口，疼痛加寒冷阿赧缩作一团身子慢慢挪往石崖下，“唉哟，唉哟，我的妈呀，我好苦呀！”他喊着哭着，他越哭越伤心，越哭越心痛。哭着哭着头一歪迷迷糊糊睡着了。当他醒来时日头当顶了，他慢慢从石崖下爬起来，捡起破锅烂碗一瘸一拐地走去。阿赧拖着笨重的身子来到一个大山村，他

刚走到村口一家门前，突然一只大狼犬从门里凶猛地蹿出，“汪、汪”几声前脚一踢踏到阿蹼肩上：“啊！”阿蹼惨叫着倒在地上，那狼犬狠狠地往阿蹼臂部咬了口，“哇！”阿蹼被咬得疼痛难忍，睡在地上又翻又滚嗷嗷直叫。“来福，你又咬谁啦，快回来。”狼狗听主人一喊一头窜进铁大门，狗主人从门缝里探头一看，“嘿嘿，小花子，活该。”说着门“嘣”地一下关上。地上阿蹼又哭又叫，“唉哟，唉哟，我的妈呀，哦，唉哟。唉哟唉哟”地叫喊着，鲜血顺着又黑又脏的裤腿往下流，地上殷红一片，“喂，你快看，小花子被狼狗咬着啦。”“小花子被狼犬咬，嘿嘿，活该，咬得好，咬得好。”“他干吗来讨饭，脏兮兮的，狗咬穿破衣，人敬有钱人。”几个小男孩吵吵嚷嚷，指指骂骂，骂骂咧咧地跑了。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啊，你被狗咬伤啦，谁家的狗？”他看了眼跑去的小孩子，“喂，谁家狗咬这讨饭的人？”那几个小男孩站了下来用手指指铁门，“啊，又是他家的狗咬的！”说着蹲下对阿蹼说：“喂，小叫花子，你被狗咬伤了，快给他家讨点冷饭擦擦伤口，这样伤口就不会发炎了。”阿蹼被那男人提醒，慢慢从地上爬起向铁大门走去。“开门，开门！”阿蹼用木棍用力敲打着铁门，那男人开门一看，“敲什么，小叫花子，今天你敲什么，你再敲我把你拖去喂狗。”阿蹼愤怒极了大声说：“你敢！”说着冲进大门跑进厨房掀开饭甑子抓了团饭擦了擦伤口又将饭丢进甑子里，那男人跑过来揪住阿蹼：“你、你给我滚出去。”阿蹼浓眉横立地说：“滚出去。”他把木棍往地上猛一戳，“滚，说不好，我今天跟你没完，告诉你，我有七八个弟兄天天来找你，是死是活走着瞧，我花子咋个，花子不是人？你不但不道歉反而要拖我喂狗，好呀，今天我来了，你喂狗吧，反正我那些弟兄会为我报仇的。”说着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一个老头从楼上走下来，“喂，你们干什么？”阿蹼让那老头看看伤口，叹息地说：“唉啊，真把你咬伤了？”他说着转过头对那男人说：“友生，咱家狗咬了他，快给他点冷饭擦擦，让他走。”“走，走得了吗？”阿蹼气愤地说。

那被称作友生的男人与老头对个脸色，意思是说快点让他走，那老头笑笑说：“小叫花子，狗是畜生，咬了你，我这里有10元钱，你拿去买点药擦擦伤口就好啦。”阿蹯瞪了眼老头，想想一把拿过钱装进衣袋里说：“今天便宜了你，但我告诉你，我伤口发炎，我那七八个弟兄天天来找你闹，你狗眼看人低，花子也是人，你恶、你霸道算什么，告诉你我阿蹯不是好欺负的。”说着跨出大门，大门口阿蹯折回头说：“你们记清楚，十年后我还会来找你们算账的。”那老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原谅吧。”阿蹯用火一般的目光盯住老头说：“狗仗人势，欺我讨饭的算什么狗屁英雄。告诉你，我阿蹯是闯江湖的，怕你不叫人！”说着走了，阿蹯走后那老头教训儿子说：“你呀，给他点打发走就是了，小叫花子惹急了是不好对付的，这些人死活不怕，闹起来你办法都没有，唉！”那友生说：“我以为是当地人，当地人谁他妈敢来找我的麻烦，谁敢顶撞我，想不到小叫花子还他妈的不怕我。”老头说：“得饶人处且饶人，狗咬伤他，你就好言相劝，反而大声粗气的，谁怕你呀，真是。”说着上楼去了。

二

阿蹯不知又走了多少天，串了多少村寨，在一个寒冬的傍晚，他实在是走不动了，腹内空空加上寒冷使他全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软绵绵的，这时他远远看见一个小山村，于是他拖着沉重浮肿的脚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去。寒冬时节，北风呼啸，寒风中挟着零星雪花漫天飞扬。阿蹯饥寒难忍，他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倒在村口路上，随即全身如筛糠一般颤抖不停，嘴中微微喘息着、呻吟着，下巴也不停抖动并发出“嚓嚓”的牙响声，模模糊糊的眼里豆大的眼泪无声无息地从眼角滚下，这时他想只有死路一条。他在冰冷的地上躺了一会儿，用尽全身力慢慢爬起来向前

挪了两步，一阵北风吹过来又把他吹倒在地上。他嘴里哼着喘着爬呀爬，爬呀爬，身后留下两条泥痕线条。“唉！唉哟、唉……”他每爬一步都十分艰难，身子笨重得如死一般，一双黑乎乎的手似乎全木了，失去了知觉，但仍往前趴在地上爬呀爬，慢慢地、慢慢地往前挪动着、挪着……下晚时分，几个男孩背着书包跑过来一看叽叽喳喳嚷着，骂着，指指点点：“哈哈，小疯子，疯子。”“你看他那又脏又臭的样子，真叫人恶心、害怕呀。”“喂，喂喂，你们看，你们瞧，花子还会流眼泪哩。”“打，打死这小叫花子。”“来，打他，赶走他，不要让他死在这里，不然我们上学路过多害怕呀。”几个男孩吵吵嚷嚷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朝阿瞋身上打去。有的抓把泥土撒在阿瞋背上。“喂，你们干什么，啊，你们怎么打一个小花子呀？你们看看，他多可怜呀，你们还打他，等我们告诉老师去，说你们欺负讨饭的。”几个男孩一看是两个小姑娘，嬉笑着说：“菊花，你喜欢这个小花子呀，他是你的小男人吧。那你就嫁给他吧，跟他讨饭去。”另一个说：“小花子是你的脏男人，你把他背走吧，哈哈哈哈哈，嫁给小花子唷、唷——菊花嫁给小花子脏男人、脏男人小花子。”他们说着骂着笑着跑了。女孩看了几眼阿瞋，“喂，你是哪里人，好可怜，你父母怎么不让你上学呀，放你出来讨饭呀，太狠心了。”竹琼天真地说。话虽不重，但深深地触动阿瞋一块冷冰冰的心，瞬时，一道道激浪、一团团浓烈的火焰从阿瞋心中翻滚开来，它刺痛着他内心强烈的求生欲望，一腔眼泪又无声地无息从眼角涌出。他张了张嘴低沉沙哑地哼了两声，鼻子一缩，眼珠转动几下模模糊糊看了眼面前这两个长辫子的小姑娘慢慢又闭下，紧接着全身抽动了几下就不动了。“菊花，快，他快饿死了，快给他找点吃的，不然……”刘菊花被竹琼提醒拔腿就往家里跑去。她跑回家一看地火炉上一个土罐正沸涨着，一股香味直扑鼻。她灵机一动找来一个大口缸舀了几勺汤，又从甑子里勺了碗饭，夹了五块腊肉放进大口缸里，然后找来一件她穿过的旧毛衣，拿上火柴迅速跑到

阿贻前，关切地说：“喂，快起来吃饭，快起来吃点饭，不然会饿死、冻死的。快，饭热乎着哩。”她说着把阿贻扶起来，口缸里的油香味直扑阿贻鼻子，直钻心窝，闻着香味，阿贻本能地动了动，一把夺过刘菊花手中的口缸毫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刘菊花看着阿贻好吃的样子欣慰地笑笑折头就往家里跑去，她跑回家抱了一抱干柴干草来到阿贻前：“喂，小花子，我给你生火，你烤吧，这么冷的天，烤一烤，不然你会冻死的。”刘菊花几句钻心窝子的话深深触动阿贻的心，他感谢刘菊花对他无比亲热，无比关怀。这是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关爱的话，肚子吃饱了，身子烤热了，阿贻温暖了许多，一股热量从心中骤然升起。他振了振精神，深深感谢刘菊花给他一束阳光、一碗饭、一塘火、一腔温暖，把他从死神手中拉回来。他呆呆凝视着眼前这个救命恩人，发自内心一腔热泪扑啦啦从眼角流下，在脸颊上翻滚。他想说什么，张了张了嘴有话说不出，随着热量的不断增加阿贻刮骨刮脸黄泥泥的脸上有了活色，无光无泽的眼珠开始有了神色，他紧紧盯住刘菊花。刘菊花把她的旧毛衣披在阿贻身上，此时此刻她难过极了，难过得心一阵阵地上蹿，紧接着流出了同情的眼泪，她轻轻抹去眼泪安慰他说：“你命真苦呀，你烤好火快走吧，不然他们又会来打你的。”说着难过地头一扭哭着走了。她走出几步只见竹琼急急忙忙跑过来说：“菊花，快走，你父母问你，你不走他们会找你的。”说着一把拉住刘菊花从南边跑了。阿贻一听长辫子小姑娘叫菊花，他默默念了两遍：“哇，这名字真好听。”阿贻把这优美动听的名字暗暗记在心中，刻在骨头缝里，随即心里犹如有一股甜蜜的暖流在周身狂奔乱跳，暖流滋润着、温暖着他那冰冷的心，融化在每一个细胞和血液中。他长长舒了口气：“啊，菊花呀菊花，你是观世音再世、救世主、菩萨心肠，我……我……”他想到这里，刘菊花又跑过来，她手中拿着三筒包谷粑粑走到阿贻跟前蹲下亲切地说：“拿着吧，这三筒粑粑你带着，讨不着饭时啃几嘴充充饥吧。”说完眼眶里咕

噜噜流出一腔伤心的泪水，她心如刀割，再也看不下阿赧那个可怜凄惨样，她心一狠扭头跑了。阿赧万分感激刘菊花那颗大慈大悲的心，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给他送来温暖，送来人情，送来精神，送来生命，送来一片赤诚的心和一股巨大的力量。阿赧想到这里全身顿时激发出一股力量在支持着他，他一头从地上挣扎起来抖抖精神，拄着拐杖，拖着浮肿沉重的脚慢慢地、慢慢地向刘菊花家走去。他走到刘菊花家门口扑通跪下，低沉而又沙哑地说：“菊花呀菊花，恩人哪，我是焦土上的一棵苦命草，你的大恩大德我牢记心中。假如我不死，有朝一日我定来报答你，如果今生今世不能报答，来生变牛变马我也要报答你。菊花呀菊花，你小小年纪懂得关心人，体贴人，你心好，你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是我的榜样，有你在就有我阿赧在，我不辜负你的期望，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在你的鼓励和支持下活下去，成为有用的人。我命苦，流落山野乡村，过着饥寒交迫的苦日子，但我不偷不抢，哪怕饿死也不拿人家的东西。菊花呀，阿赧不会忘恩负义，阿赧不会把你忘掉，哪怕在艰难的岁月里，你将永远是我阿赧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的一股力量。我、我、我谢谢你了。我……”阿赧默默地说着，脖颈硬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他心头难过极了，难过的心情一头头的往上涌动，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慢慢地站起来，甩开木棍慢慢地、慢慢地向风雨中走去，北风呼呼，雪花烂漫，一个弱小的黑点在风雪中摇摇颤颤，颤抖移动。

三

阿赧翻山越岭化缘讨饭，走过多少坎坎坷坷，走过多少个村村寨寨，住岩洞，睡房檐，吃尽了人间苦头终于到达临县。他多方打听找到县铸造厂，厂里告诉他没有王元理这个人，说他可能

是下岗走了。再细细打听，王元理有可能是王志祥，王志祥下岗后无法生活，只有自制烟筒和卖黄烟谋生。阿赧抱着一线希望到市场去找王志祥，他打听好几个卖烟筒和黄烟的人才找到王志祥。阿赧见王志祥已是未老先衰，头发胡须都白了，面色憔悴蜡黄，阿赧唯唯诺诺走到王志祥前探问地说：“师傅，你……”王志祥一看一个小花子站在他前面生气地说：“去去去，讨饭到别处去，这里没有。真是，人穷花子也找着来了。”阿赧一听极为生气，但他为了找大爹他忍受耻辱地笑笑说：“听口音，老师是C县人吧？”王志祥一听睁大眼睛惊奇地说：“唉，小花子，你怎么知道我是C县的？”阿赧扬手擦擦黑嘴说：“我就是C县的。”王志祥一怔：“啊，你从C县讨饭来这里呀。”阿赧十有八九地认真说：“是，我讨饭求生整整走了一年多时间才来到这里。”王志祥急忙地问：“你是C县哪村哪寨的？”阿赧叹了口气深沉地说：“大爹不知，我是青山乡雨龙村的阿赧。”王志祥一听大张着嘴：“啊，雨龙村的，姓什么？叫什么？你父母是谁？”阿赧毫无隐瞒地说：“我姓王，父亲在广州打工遇难，母亲跟棉花匠跑了。”王志祥睁大眼睛：“啊，姓王，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叫王志明。”“啊，王志明是我弟弟呀！”阿赧一头跳起来大声说：“大爹，我可找到你啦！我是王志明的儿子，小名叫阿赧呀。”王志祥一听半晌才说：“啊，你……你奶奶呢？”阿赧坐在地上长长叹了口气说：“我爹死了，妈跑了，她一气一急把眼睛给急瞎了。她眼睛瞎摸着煮饭火烧到楼上，房子水滴了，不久她悄悄上山吊死在一棵弯腰树下。唉，她真惨呀。”王志祥一听如五雷轰顶：“啊，妈妈呀……你死得好惨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我可怜的妈妈呀，你儿子不孝远在他乡。妈妈，我对不起你呀，妈妈……我不是人，对不起你养育之恩呀。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你吃糠咽菜，泥一脚、水一脚地为儿为女，卖工帮人历尽千辛万苦，可你，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唉，妈妈呀，你走得好凄惨呀，儿不见你闭眼啊。我的好妈妈呀，儿不孝，让你死地好惨

呀，我、我、我该死，我罪该万死呀！”王志祥越哭越伤心，他转过身扑通跪在地上面向北方又是叩头又是作揖，哭一阵喊一阵凄凄厉厉好不让人心酸流泪。“我可怜的妈妈呀，你这辈子为人做事，为人施舍，为儿女洒干了血，流尽了汗。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家多么凄凉呀！”王志祥越哭心越像刀绞，他哼哼咽咽哭哑了嗓子，哭干了眼泪，街面上的人有的同情，有的悄悄为此落泪，“唉，人怕伤心呀。”“就是，一个大男人哭得昏天抹泪，哭得肝肠寸断。”围观的人说：“你不知道，人哪，贵就贵在这里。为父母、为儿女，谁不心痛如焚，想到伤心处谁不落泪呢。唉，人哪，难就难在痛苦之中。”阿曠看看天色已晚拉起王志祥：“大爹，快起来吧，你不要太伤心了，走吧。”说着他帮助王志祥收拾摊子。王志祥一把抱住阿曠说：“阿曠呀，我的好侄儿，你命也苦呀，流浪讨饭，我心如刀割。唉，怪只怪大爹没有本事，让你们吃苦了。”阿曠安慰着王志祥说：“大爹，走吧，到你家去。”王志祥在阿曠的催促下挑起烟担，拉着阿曠向城北边走去。“阿曠，你怎么不来个信呀，我知道这种情况一定要回去。”阿曠想了想说：“你的地址被火烧了，电话里说没有你这个人，我以为你、你，唉。”王志祥为难地说：“我工作二十多年下岗了，厂里没有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烟筒黄烟生意维持家和你哥哥读书呀。唉，难呀，你大妈瘫痪在家，可我，唉……”阿曠看看大爹难为情的样子心头难过极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大爹家也不宽裕。王志祥带着阿曠来到县城北边石棉瓦房里，屋内阴冷潮湿，阿曠进门一看，大爹家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家具，唯有一台旧缝纫机也被卖了给儿子交书费，二姑娘嫁到附近农村，老伴张珍芳瘫痪多年卧床。王志祥为了维持全家人生活，他处处小心节约，儿子读高中，他深知家里困难，每次节假日他都帮人拉车扛活，本来就雪上加霜的家庭，阿曠远道而来难免又增加了王志祥的负担，他唉声叹气有口难言。阿曠抱着一线希望，心想大爹工作若干年一定家里富有宽裕，哪不知给他心上重重泼了瓢冷水，

从头凉到脚。阿赧理解大爷家的处境，他住了两天就想走：“大爷，我知道你们为难，本来就难以支撑的家，再加上我，你们就更困难了，我还是走吧。我一人好办，大爷，你放心，等我有出息那天，我一定来救你们。”他说着哭了，王志祥听阿赧这么一说更难过了。他悲伤地说：“阿赧啊，大爷不忍心让你走，就是饿死我们死在一起吧，不然我心、我心都碎了。”说着拿了件儿子的旧衣服披在阿赧身上，“阿赧，大爷无力支持你，这件旧衣服你拿去挡挡风寒吧，路头路脑串村进寨千万小心被人欺负打骂。我放心不下呀。”阿赧坚决地说：“一天，奶奶带我到山梁上一块苦草地里割猪草时说，苦草，又名肥田草，阿赧呀，你命比苦草命还苦，苦草命薄，但它能与各种灾难作抗争，勇敢地活着开花、结果，为人类服务。大爷，世道人情我知道，凶恶慈善我清楚，但我不怕。再说一个花子谁来惹你，流浪讨饭，讨饭流浪，天地管不着，沟死沟埋，路死路埋，无所畏惧。但有一点，不偷不拿，人穷志不穷，人穷骨头要硬。”王志祥被阿赧一番话深深地打动：“是呀，人穷志骨头要硬，讨饭化缘世间皆有，行要正，心要慈，终有出头之日。”阿赧呆呆望着王志祥那张无血色的脸走了，他走出几步又折回头：“大爷！”他发自肺腑地叫了声跪下抱住王志祥的脚，“大爷，我……我……好想你呀！”王志祥拉起阿赧撕心裂肺地说：“阿赧，我的孩子，你命苦，但要有颗苦草心，我、我做大爷的无能呀。”阿赧一把抱住王志祥：“大爷，我、我离不开你呀，呜呜呜……”风呼呼地刮着，两双泪眼流流连连的好不酸心呀，阿赧与他大爷难舍难分，揪肠裂肺地走了，走了。眼眼前的道路茫茫然然，大爷家的情景他不看到不怎么，一看到阿赧心头塞上一团雾、一团云、大爷满面悲意，家贫如洗，他心如刀绞，悲痛万分，这种情景永远刻在阿赧心目中，是永远难愈合的沉重、凄凉、自卑，永远刺伤着阿赧幼小的心灵。阿赧离开亲人重新踏上讨饭的征途。不久结识了两个兄弟，他们同是流浪讨饭的人，他们相依为命，要饭、捡纸、拾破烂，